

儿时的年味

文/单士云

我是北方人，老家过年必要守岁。小时候母亲常对我们说，年三十那夜不能睡觉，要守岁，不守，岁就没有了。因此，守岁时母亲会给我们说很多关于守岁的故事和传说，让我们不至于睡着。母亲虽然不识字，可讲起故事来却活灵活现精彩纷呈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故事就是“南天门的传说”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守岁到半夜整12点时，只要站在堂屋或院子中间，抬头仰望天空，南天门就会打开，看见南天门打开时，就会有天神出来，向守岁的人发东西。人们心里想要的，除了金银财宝，天神都会成全。但想要发财的人反而会受惩罚，因为他想着不劳而获。我信以为真。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上学读书，将来做一名教师，或做一名医师。可是我苦苦守了一

整夜的岁，眼都没敢合一下，也没看见南天门。为此，我偷偷哭了一场。为此，母亲又安慰我说，要是能抢到新年的第一桶“元宝水”，愿望就能实现了。我又信以为真。第二年过年，我早早就把扁担和水桶准备好，半夜12点时打着手电筒，跑了有小半里路去挑井水。可是，我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。我虽懊恼但不肯放弃，来年又继续。许是我的坚持感动了父母，虽然家境极为贫苦，但父母还是在我十一岁时让读书了。可惜，我虽考了双百分，当上了三好学生，但贫困的家境依然使我在三年后辍学了。

除了记忆中过年要守岁，每年年三十，村里家家户户还要做红烧鱼。红烧鱼一做就是两条，年三十吃一条，大年初一吃一条，意味着“年年有余”，希望来年田产大丰

收，家里有结余的粮食。

年三十那天中午，鞭炮一响，我们就可以动筷子吃饭了。午饭后，男人们会去串门子，有打纸牌的，有下象棋的，还有听评书闲谈唠嗑的。女人们的事情就多了，要打浆糊，贴对联，贴门字，贴福字，包饺子。在我的家乡，饺子又叫“弯弯顺”，也是一种口彩。大年初一的早上，我们要吃饺子和汤圆，寓意新年会顺顺利利，圆圆满满。因为早上起床来不及包饺子，所以必须在头一天下午包好。等饺子包好了，差不多也就是做晚饭的时间了。母亲会烧上一大锅菜汤，蒸上馒头包子和剩菜，待放完鞭炮，全家人便围坐在桌边，开心地吃晚饭。

晚餐后是各家的炒货时间，炒高粱，炒玉米，炒黄豆，炒小麦，炒葵花，炒山芋干。花生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炒，

因为花生收成少且贵，要留着卖钱，家家户户都不舍得炒太多。我们姊妹几个总是趴在灶台边，看着母亲锅上一把，锅下一把，一边忙忙碌碌地干活，一边给我们讲守岁的典故。

零点鞭炮一响，我们一群差不多大的小孩子便挎上母亲做的小书包，挨家挨户讨要爆米花、油炸果子、包子和炒货，条件好的人家，还会给我们大糕、糖果。一圈下来，每个小孩的书包里都满满的，大家喜气洋洋一边打闹着一边跑着跳着回家，那种童真的喜悦至今还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不管生活得好还是不好，儿时的年味一直是我心中美好的回忆，它时刻激励着我，要艰苦奋斗，要努力向前进……

老师谢谢您

文/李淑华

人生有三大幸事：出生时遇到好父母；求学时遇到好老师；工作时遇到好领导。我很幸运，我能有今天的一切，都缘于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。从东王小学到曹甲中学，再省丹中、镇江师专，老师们对我都是关怀备至，疼爱有加。学习上严格要求，生活上悉心关照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全大队的学生书学费都减免，我家由于成份问题，虽然贫困却不能享受减免。爸妈供不起我与哥哥上学，便想叫我辍学在家带小弟。老师们知道后，一个个来到我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，说我这么聪明，成绩又好，不读书太可惜了。为了让我继续读书，校长及所有老师对我父母说，大队不减免学费，学校为你家孩子减免。老师们还破例让我带着小弟进课堂，好让我边上学边照顾小弟。为此，我很感激，虽然经常缺课，但总是自学把功课补上，并时常考到全年组第一。

初二时我又以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省丹中。省丹中的老师也对我非常呵护关爱。省丹中汇聚了全县所有的好学生，学习上竞争更加激烈，一不留神名次就会落后。我努力学习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我上小学和初中时，体育课除了打乒乓球，跑步、跳高、跳远等老师都不太重视，可在省丹中，这些却一样都不能放松，要想获得“三好”学生，体育必须达到75分以上。为了拿到“三好”学生，我拼命练习400米、800米跑，天长日久，我居然得了肝脾肿大。毕业考试时我以女生第二名的好成绩达到了小中专分数线，却因肝脾肿大体检不合格，未能被录取。为了让我更好地补养身体，学校让我休学一年。我用零花钱特地到新华书店买了本新英汉词典，一有空闲就背英汉大词典。谁知这一年正值农村实行包产到户，我又不得不参与务农，影响了学习效果。

一年后我回到省丹中继续读高中，虽然我更加发奋努力，高考时却因顾虑过多发挥失常，与我钟爱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失之交臂。我怀着无比低落的心情进了镇江师专，老师们看在眼里，用真心和真情感动了，让我真正认识到学历与真才实学的关系，我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
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。1988年我大专毕业，后来的日子里，我把一腔热血献给了三尺讲台。我认为，这是我对那些一路关心着我的老师最好的报答。



待客以茶

文/秦聿森

人老了就喜欢回忆。年轻时我在淮安乡下颇待过几年。

曾经老淮安乡下人是有许多忌讳的。譬如吃中药，他不说喝中药，而是美化成“吃香茶”。这么一粉饰，苦叽叽的中药汤好像就成了充满诗情画意的香茗。

不过，那时候真的来客人了，乡下人却是没有茶叶待客的。因为找遍整个村庄也不会找到一片茶叶。县城或许有家把茶叶店，但乡村没有人卖茶叶，卖也没人去买。饭都吃不周全，田里活计都忙不过来，谁还有闲工夫优雅闲适地弄一杯茶来吃？更是因为没有那个闲钱。这是三四十年前的老

话。

那时候，来客人了，如果是常客，那么渴了就自己找水喝，锅里有，锅里舀，锅里没有，汤罐里舀。实在没有，缸里舀，咕咚咕咚仰脖子喝下去，大手嘴一抹，有事说事，没事闲话。不常来的客，先坐，主妇赶紧一边说笑一边忙着到灶门口点火添柴，炒米茶，水铺蛋，茶馓子。要么和面摊薄饼，没葱花用韭菜，一锅薄饼半村香。起锅上锅盖，菜刀切成菱花形，锅里添水，水开，饼下锅，滴上三五滴麻油或者菜子油。这便是给客人吃的，叫“饼茶”。蛋茶，馓子茶，饼茶，非贵客不能享受。炒米茶，是介于常客贵客之间的一道

礼。乡人讲实在，给吃的才是真情，空肚子请喝水，哪怕有几根茶叶，这叫什么待客之道呀？

农村里也不是绝对没有茶。大约都在麦收之后，蚕豆麦子收获了，天气热了，心也闲了。青蚕豆的皮收集起来，晒干，铁锅里炒糊，蚕豆皮卷成了碧螺春模样。弄一个土钵子，冲上开水，孩子玩累了，大人口渴了，都可以喝。这是一种橙黄色的水，带一点焦枯味，又有一点田野的芳香。大麦亦然，不过舍得用大麦炒茶喝的人家较少。河畔柳下的树荫里，农闲时人们有一些心思喝茶了，只不过，防暑降温的用意更重一些。

又过了二三十年，青年一代当家了。客人来了，泡茶是常礼，区别是茶叶的档次高低。要是进门就玩三个水铺蛋，客人吃不下，主人嫌麻烦，更莫提上锅灶摸刀动铲，烟熏火燎了。待客以茶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
五十年前，“香茶”是不可随意说的，哪怕说的真是茶，上年纪的会动气，你坏良心了，我好好的你叫我喝什么“香茶”？那个时代，茶叶真是穷人不可想象的奢侈品，而现在，一杯清茶几位好友，坐在一起聊聊天，那是极正常的现象。快过年了，我将以茶待客，配上几碟小点心，知音好友知我意请来一聚。